

卢盛江 张毅 左东岭 编

罗宗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宗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卢盛江,张毅,左东岭编.
—北京:中华书局,2009.6
ISBN 978-7-101-06816-0

I. 罗… II. ①卢…②张…③左… III. 古典文学—
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3314 号

书 名 罗宗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
编 者 卢盛江 张 毅 左东岭
责任编辑 俞国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45¼ 插页 4 字数 730 千字
印 数 1—8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816-0
定 价 158.00 元

目 录

从李康成《玉台后集》到蔡省凤《瑶池新咏》

- 论唐总集编纂家选录女性诗什及其心态····· 傅璇琮 卢燕新 1
- 唐代的白话诗派····· 项 楚 12
- 敦煌壁画飞天及其审美意识之历史变迁····· 陈允吉 21
- 蔡琰考辨(二则)····· 徐公持 31
- 诗僧皎然之佛教····· 河内昭圆 43
- 孔圣衍义释例····· 饶龙隼 57
- 《庄子》“寓言十九”的启示····· 涂光社 85
- 士之溯源及其早期衍变····· 余 江 100
- 多元文化的融汇与三辅文人群体的形成····· 刘跃进 115
- 汉代民间歌谣简论····· 赵敏俐 141
- 关于《汉书·苏武传》成篇问题之研究····· 汪春泓 153
- 讖纬文献及其辑佚问题例说····· 张峰屹 170
- 史料还原与思辨索原
- 中古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 刘 畅 184
- 魏晋时期集的编纂及其所体现的文体观念····· 杨东林 197
- 陈寅恪陶渊明为天师道教徒说旁证····· 范子焯 211
- 《调四声谱》研究····· 卢盛江 272
- “以赋为诗”考辨····· 胡大雷 288
- 从《玉台新咏》版本讨论《盘中诗》的作者和时代····· 傅 刚 308

论唐代的规范诗学	张伯伟	317
中唐以前的谢灵运诗评论刍议		
——从钟嵘对谢灵运的评价谈起	黄河	346
皎然《诗式》“高逸”观述论	陈允锋	357
韩愈李贺尚奇诗风的美学意义	王韬	371
《又玄集·序》“清词丽句”义辨		
——兼论韦庄的文学思想	张学松	379
《才调集》编选者韦毅家世考	陈尚君	389
从“以文为诗”到“以诗为画”		
——北宋士人画体的形成	刘崇德	395
金代诗学与元好问的“正体”论	张毅	407
论方回之崇白及其对白诗的评点	尚永亮	426
元明之际东南地区士人群体走向及其心态变迁	晏选军	435
论洪武年间政府公文书写规范的改革	刘建明	453
平江文人群体与玉山草堂文人群体关系研究	左东岭	461
明代格调说论杜诗		
——以胡应麟《诗藪》为核心	孙学堂	474
论公安派文人的 人生思想	贾宗普	493
试论袁宗道对公安派的开创之功	雍繁星	505
明遗民的“性情”新义与明清之际的诗坛衍变	李瑄	516
试论钱谦益对清代前期文学的影响	邬烈波	533
再论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消长	蒋寅	545
《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	吴承学	564
清代梨园花谱流行状况考略	吴存存	578
《人间词话》的“人间”考	李庆	598
南社论词之两派及其词学史意义	陈水云	604
曾毅《中国文学史》与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學史綱》之比较研究	陈广宏	628
略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	曹萌	654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中的新收获

——评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陈允吉 卢 强 665

“自强不息,易;任自然,难。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

——罗宗强先生访谈录…………… 罗宗强 张 毅 676

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

——罗宗强先生学术思想述论…………… 左东岭 689

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体系的规划者

——罗宗强先生的学术思想…………… 卢盛江 702

罗宗强先生简介…………… 714

罗宗强先生主要论著目录…………… 715

编后记…………… 卢盛江 张 毅 左东岭 719

从李康成《玉台后集》到蔡省凤《瑶池新咏》

——论唐总集编纂家选录女性诗什及其心态

傅璇琮 卢燕新

唐人编选女性诗文之总集，可考者有五种，至早者为李康成《玉台后集》，稍晚者有蔡省凤《才调集》、《瑶池新咏》等。蔡省凤《瑶池新咏》编纂时间与《才调集》相近，但其乃今可考唯一一部由唐人编纂专选女性诗歌之总集。^① 纵观唐代编纂史，唐人所纂选录女性诗总集数量虽然不多，但从李康成《玉台后集》到蔡省凤《瑶池新咏》，可以管窥唐总集编纂家对女性诗什的接受及其心态，故拟考论之。

一、纂选女性诗文总集之文化渊源

编选女性作品的总集，最早者可以上溯至《诗经》。如《柏舟》，毛序曰：“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载驰》，毛序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简兮》，毛序曰：“卫女思归也。嫁于诸侯，父母终，思归宁而不得，故作是诗以自见也。”虽然这些诗之作者是否必如毛序所言，尚有待考证，但《诗经》中确有女性作者，前辈学者所论甚多，此不赘述。

编纂家自觉编选诗文，始于晋代挚虞。此后，晋至六朝出现了我国编纂史上第一个诗文总集编纂高峰。然而，据可考资料，自《文章流别集》始，部分总集虽然编

^① 《瑶池新咏》有徐俊整理本，拟收入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本处及下文引用观点乃从徐俊先生手稿复印资料中征引，不复注明。

选女性诗文,但是,女性诗文所占比重较小。《文选》收东周至梁代 130 家诗文 751 篇,选女诗人仅 2 人诗 2 首;^①梁代钟嵘《诗品》收汉至齐梁 122 人,据其序云:“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其上品“汉婕妤班姬条”云:“其源出于李陵。‘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中品“汉上计秦嘉、嘉妻徐淑”条云:“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二汉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下品“齐鲍令暉、齐韩兰英”条曰:“令暉歌诗,往往崑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照尝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尔。’兰英绮密,甚有名篇,又善谈笑。齐武谓韩云:‘借使二媛生于上叶,则玉阶之赋,纨素之辞,未詎多也。’”《诗品》所录,后人亦有见疑者。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曰:“……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故班婕妤诗什至少魏晋时已引起怀疑。虽然如此,若仅从选录女性诗什的选学观与诗学观上分析,《诗品》对待选录女性诗的态度无疑比《文选》更具有进步性。

唐前另一部选女性诗总集《玉台新咏》,其选录诗歌达八百七十首之多。^②其卷一录班婕妤怨诗一首并序、秦嘉妻徐淑答诗一首;卷二录甄皇后乐府塘上行一首、刘勋妻王宋杂诗二首并序;卷四录鲍令暉杂诗六首;卷五录范靖妇四首;卷六录徐惟妻刘令嫺答外诗二首、徐惟妻刘氏答唐娘七夕所穿针一首、徐惟妻刘氏听白舌一首;卷八录徐惟妻刘氏杂诗一首、王叔英妻刘氏杂诗一首;卷九录乌孙公主歌诗一首并序、苏伯玉妻盘中诗一首、陆厥李夫人及贵人歌一首、王叔英妇赠答一首、范靖妻沈氏晨风行一首;卷十录贾充与妻李夫人连句三首、鲍令暉寄行人一首、钱塘苏小歌一首、范靖妇诗三首、徐惟妇诗三首、王叔英妇暮寒一首、范靖妇诗二首。值得注意的是该集收录女性诗什以外,录女性诗序 3 篇,这是迄今存留较早的兼收女性诗文的总集。

唐前已经产生编选女性作品的专集,如《隋书》卷三〇《经籍志》四著录《妇人集》二十卷,注曰:“梁有《妇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妇人集》十一卷,亡。”《妇人集抄》二卷;《杂文》十六卷,注曰:“为妇人作。”疑是集为选录女性诗文合集。又,《旧唐书·经籍志》有颜竣撰《妇人诗集》二卷。殷淳,《宋书》卷五九有传;颜竣,《宋书》卷七五有传。由此可见,至晚之南朝,女性诗文即受到纂选家较高程度的关注。

① 穆克宏:《昭明文选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② [陈]徐陵:《玉台新咏》,穆克宏笺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点校说明部分。《玉台新咏》收诗数目及各卷诗什,诸本甚有差异,此从穆说。下文引录《玉台新咏》收录女性诗什篇目亦参考是书。

二、从《玉台后集》到《中兴间气集》 ——选诗家对女性诗态度的渐变

前唐编纂家对待女性诗歌的态度，初盛唐诗文总集编纂者并未很好的继承。唐人编选诗歌总集，据吴企明《唐音质疑录·“唐人选唐诗”传流、散佚考》、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补》、卢燕新《唐人编选诗歌总集补考》等研究，今可知确属唐人编纂者达一百七十余种。然多数佚失，其具体内容难以确考。^①有唐较早编纂的诗歌总集如《古今类序诗苑》、《续诗苑英华》、《续古今诗集》、《古今诗类聚》、《珠英学士集》、《正声集》等，均未有收录女性诗什记载。^②今可考唐人编纂选录女性诗什较早的选诗总集乃李康成《玉台后集》，次者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又次者韦庄《又玄集》、韦毅《才调集》、蔡省凤《瑶池新咏》，前四种总集，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下文简称傅著《新编》）整理最为详备；《瑶池新咏》有徐俊先生整理本。由《玉台后集》到《中兴间气集》，今人可管窥唐代中前期选诗家对女性诗什态度的变化。

《玉台后集》十卷，李康成集撰。李康成生平资料较少，今可见者，除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郡斋读书志》卷二、《后村诗话》等有零星记载外，刘长卿《刘随州集》卷一〇有《严陵钓台送李康成赴江东使》一诗。严陵钓台在睦州桐庐，据此可知是诗为刘长卿大历十三年（778）前后任睦州时作（参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刘长卿事迹考辨》）。时李康成自睦州将赴江东使幕，刘长卿为诗送之。故李康成主要生活时期或在盛唐至大历年间。据晁氏《郡斋读书志》卷二“《玉台新咏》”条释曰：“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华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其“《玉台后集》”条亦曰：“唐李康成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序谓：‘名登前集者，今并不录，惟庾信、徐陵仕周、陈，即为异代，理不可遗’云。”《后村诗话》卷五亦

① 吴企明：《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卢燕新：《唐人编选诗歌总集补考》，《古籍研究》，2008年卷上；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卢燕新：《盛唐编纂的诗歌总集考论》，《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云：“郑左司子敬家有《玉台后集》，天宝间李康成所选。自陈后主、隋炀帝、江总、庾信、沈、宋、王、杨、卢、骆而下二百九人，诗六百七十首，汇为十卷。与前集等皆徐陵所遗落者。”《全唐诗》卷二〇三小传所载略同。可见，李康成选诗纂集，旨在续徐陵《玉台新咏》，所选多为艳体乐府诗。由此推测，《玉台新咏》对《玉台后集》选学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据傅璇琮编著《唐人选唐诗新编》录《玉台后集》，可考为女性诗人有丁六娘诗《十索》五首；郎大家宋氏诗五首：《长相思》、《朝云引》、《拟晋女刘妙容宛转歌》二首、《采桑》；乔氏诗一首：《临镜晓妆诗》；总计十一首。丁六娘事迹难以确考，《玉台后集》置其于虞世南前、李播后。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玉台后集》李播条注释曰：“疑即《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所载淳风父播，隋高唐尉，弃官为道士，颇有文学，自号黄冠子。”^①李播前为蔡环、隋炀帝，俱为隋人。虞世南后为陈子良，乃初唐前期人。明梅鼎祚《古乐苑》卷四〇录《十索》四首，题“隋丁六娘”，《全唐诗》亦未见其诗。可见，丁六娘为隋人。郎大家宋氏诗，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二〇录《采桑》、元杨士弘《唐音》卷一四录《拟古神女宛转歌》、明高棅《唐诗品汇》卷三七录《拟古神女宛转歌》、卷四五录《采桑》（《唐诗品汇》均题郎大家）、《全唐诗》卷八〇一录其诗五首，同《玉台后集》。乔氏诗，唐张鷟《朝野僉载》卷三、《盈川集》卷三、《太平广记》卷二七一、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三一等均署名杨炯侄女杨容华，诗名略有差异。《唐人选唐诗新编·玉台后集》置《临镜晓妆诗》于张昌宗后，故无论诗作者何人，其必为唐人。因此，据《玉台后集》选女性诗人跨越的年代以及排列女性诗人位置观之，其纂集旨在续编并学习模仿《玉台新咏》，依《玉台新咏》编纂体例而结集，即以作者列目，以作者世次先后为序。因此，《玉台后集》选女性诗应当是李康成受《玉台新咏》的影响的结果。陈尚君《〈唐人选唐诗新编〉·〈玉台后集〉前记》曰：“宋本《玉台新咏》存诗六百八十九首，作者百余人，则《后集》收诗当与之大致相若，作者或近百人。”此谓《玉台新咏》存诗“六百八十九首”，其与穆克宏《玉台新咏·点校说明》所考数目有异。无论《玉台新咏》选诗总数为多少，据此均可知《玉台后集》受《玉台新咏》之影响。因此，至少李康成选女性诗什动因之一，当缘于《玉台新咏》的纂集体例及其选诗观。

^① 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30页。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选李季兰诗六首，其评价李季兰“季兰则不然也，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昭以下，罕有其伦”，“上比班姬则不足，下比韩英则有余”，“不以迟暮，亦一俊姬也”，观傅璇琮编著《唐人选唐诗新编》录高仲武所选李季兰诸诗，均能完美的再现女性内心细腻的情感变化。以内容观之，有寄赠诗如《寄校书十九兄》，有送别诗如《送韩揆之江西》，有日常生活感兴诗如《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有艺术鉴赏评论诗如《从萧叔子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等。以艺术观之，如《登山忘阁子不至》“相思无晓夕，相望经年月”，《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相逢仍卧病，欲语泪先垂”，《寄校书十九兄》“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从萧叔子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巨石崩崖指下生，飞泉走浪弦中起”，如是等等，可见《中兴间气集》所选录者，内容艺术上均颇具表现力。因此，《中兴间气集》选李季兰诗，表现出高仲武对李氏诗什的赏识与肯定。

高氏选李季兰诗的动因，还可以从其纂集主旨管窥。高仲武选诗，据《中兴间气集序》知其注重“言合典谟”，“列于风雅”，“国风雅颂”，“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等，以“风”与“雅”为其选诗的主要标准。同时，《中兴间气集》主张“朝野通取”，表明高仲武选诗宽阔的眼界；高仲武谓其“采察谣俗”，“格律兼收”，表明其选诗艺术形式标准的丰富多样化。故高仲武选诗力求不“苟悦权右，取媚薄俗”，其志在于“殆革前弊”、“但使体状风雅”。从这个角度分析，其选李季兰诗，是由其诗学观与选学观决定的。这表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以选诗家既定标准剪裁诗什，表现出对女性诗什自觉的接受，此乃唐人选诗观一次值得关注的突破。

三、《又玄集》与《才调集》 ——选诗家对女性诗什自觉的接受

《中兴间气集》以后，选女性诗总集有《又玄集》与《才调集》。据是二集可以看出，唐代总集编纂家对女性诗什的接受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韦庄《又玄集》三卷，纂于光化三年(900)，时韦庄入蜀前。^① 卷下选李季兰(2首)、元淳(2首)、张夫

^① 《又玄集》与《才调集》相关考述，参见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94、196页。

人(2首)、崔仲容(2首)、鲍君徽(2首)、赵氏(1首)、张窈窕(1首)、常浩(1首)、蒋蕴(1首)、刘媛(1首)、廉氏(1首)、张琰(1首)、崔公达(1首)、宋若昭(1首)、宋若茵(1首)、田娥(1首)、薛陶(涛)(2首)、刘云(1首)、葛鸦儿(1首)、张文姬(2首)、程长文(1首)、鱼玄机(1首);《又玄集》是集选编内容、编纂特点,据《文苑英华》卷七一四、《全唐文》卷八八九存录韦庄《又玄集序》可略知:

自国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时记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徵数首。但掇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莫穷其巨脉洪澜,任归东海。……然而律者既采,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鹅,强识淄澠之水。……挈瓶赴海,但汲甘泉。等同於风月烟花,各是其枌梨橘柚。……今更采其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记方流而目眩,阅丽水而神疲,鱼兔虽存,筌蹄是弃。所以金盘饮露,惟采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独资于短见,亦可贻于后昆。采实去华,俟诸来者。

据此序知《又玄集》旨在续编《极玄集》,以“记方流而目眩,阅丽水而神疲。鱼兔虽存,筌蹄是弃。所以金盘饮露,惟采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独资于短见,亦可贻于后昆”为选编目的,以“清词丽句”、“律者既采,繁者是除”为选录标准。

《才调集》十卷,韦毅编纂。韦毅,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五六载:“少有文藻,梦中得软罗缬巾,由是才思益进,仕高祖父子,累迁监察御史,已又升□部尚书,毅常辑唐人诗千首,为《才调集》十卷。其书盛行当世。”故《才调集》当作于其仕后蜀期间。是集卷十选张夫人(2首)、刘媛(1首)、李冶(季兰)(9首)、刘云(2首)、鲍君徽(1首)、崔仲容(2首)、张文姬(2首)、元淳(2首)、蒋蕴(2首)、崔公达(1首)、鱼玄机(9首)、张窈窕(2首)、张琰(2首)、赵氏(2首)、程长文(3首)、梁琼(3首)、廉氏(2首)、薛涛(3首)、姚月华(2首)、裴羽仙(2首)、刘瑶(3首)、常浩(2首)、葛鸦儿(1首)、薛媛(1首)、盼盼(1首)、崔莺莺(1首)。《才调集》是今存唐人选唐诗选诗最多的一种,然韦毅选女性诗什,有因粗疏而产生明显错误者。如其选录崔莺莺等人诗,即未加甄别的从唐人小说中选取。然,以数量论之,《才调集》选录女性诗什是《又玄集》等难以比肩的。

《才调集》学习模仿《又玄集》，此应当为韦毅选录女性诗歌缘由之一。其选诗特点，据《才调集序》可略见一斑：

余少博群言，常取得志，……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编次。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但贵自乐所好，岂敢垂诸后昆，今纂诸家歌诗，总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为十目，曰《才调集》。

据此知《才调集》选录重要标准即在于“韵高”、“词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前《集部总叙》曰：“总集之作，多由论定。”今以《又玄集序》与《才调集序》观之，韦庄与韦毅提出“清词丽句”、“韵高词丽”等选诗审美原则，是可谓之“论”。以此观之，《又玄集》与《才调集》依“论”选诗，其收录女性诗什此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又玄集》到《才调集》，其选录女性诗什有以下特点：第一，以数量观之，《又玄集》选女性诗近 30 首，《才调集》选录女性诗 100 首，均约占全集选诗总数的十分之一。虽然有误收重收者，但仅以数据论之，是二集所选录者，确实比较可观。第二，《又玄集》以续编《极玄集》自居，然其却创新性的接受女性诗什。是集分上、中、下三卷，隐寓品题之意，其置女性诗于下卷卷末，可见，韦庄对女性诗什的认识并不甚高。《才调集》学习《又玄集》之选学观，其虽亦将女性诗什列于卷末，但韦毅设独立卷次选录女性诗什，可见，《才调集》很好的接受继承并发展了《又玄集》的选学观。第三，《又玄集》与《才调集》以既定选诗标准选诗，其选录女性诗什，表明晚唐编纂家选编总集，已经在较大范围里将选学观、诗学观与伦理道德观分离；也表明编选家审美自觉性进一步增强；同时还表明唐代编选家接受女性诗什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四、《瑶池新咏》——选诗家以女性诗为全部审美对象

蔡省凤集撰《瑶池新咏》一卷，乃唐人选编女性诗的一次突破。是集又名《瑶池新咏集》、《瑶池新集》、《瑶池集》，是集为现存可考唯一一部由唐人编纂专选女性诗什的诗总集。《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崇文总目》卷一一总集类、

《通志》卷七〇《艺文略》第八诗总集类、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卷二〇总集类、《宋史》卷二〇九《艺文志》八总集类、明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均著录是集，《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皆录为二卷，题蔡省凤集撰，徐俊《瑶池新咏集·前记》据俄藏敦煌写本考订蔡省凤曾官著作郎，其生活年代在晚唐五代之际，如此，《玉台新咏》成集年代和《又玄集》大致相近。

是集编选内容，《新唐志》注曰：“集妇人诗。”《通志》、《诗薮》作三卷，《通志》卷七〇《艺文略》第八诗总集类注曰：“唐蔡省凤集唐妇人所作。”《宋志》两出，一为一卷，一为二卷，皆题为蔡省凤。《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一卷，曰：“唐蔡省凤集唐世能诗妇人李季兰、程长文二十三人题咏一百十五首，各为小序，以冠其首，且总为序。其略云：‘世叔之妇，修史属文；皇甫之妻，抱忠善隶；苏氏雅于回纹；兰英擅于宫掖；晋纪道蘊之辩；汉尚文姬之辞。况今文明之盛乎？’”集今存残卷，有徐俊先生整理本，拟收入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是集残存四位女诗人诗作二十三篇，其中李季兰七首，元淳七首，张夫人八首，崔仲容一首。是四人均见于《又玄集》与《才调集》。《瑶池新咏》选诗起李季兰，故蔡省凤选诗可溯至大历年间。

据《郡斋读书志》及徐俊先生整理本观是集，其编选内容较为复杂，有以描写女子内心感情或爱情为主题者，如《春归怨》、《寓兴》、《寓言》等；有咏叹时事者，如《陷贼后寄故人》、《感兴》等，有赠答诗如《闲居寄杨女冠》、《（拾得）韦夫人钿子以诗却赠》等，亦有送别诗如《送阎伯均》、《送□□（师妹）游天台》等。其诗歌形式以近体诗为主，五、七言兼收。其编纂似采用时代兼小序的体例。

概括起来，蔡省凤《瑶池新咏》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遴选对象仅限于女性，徐俊《瑶池新咏集·前记》据集名以及敦煌本《瑶池新咏集》残存四人身份介绍，考以《又玄集》与《才调集》，推测是集与道教有某种关系。尽管目前尚难以推定《瑶池新咏集》是一部专门收录女仙人诗的诗集，但其对研究唐代女冠之价值，是不能忽略的。第二，遴选的时间范围大致在中晚唐；第三，遴选的标准之一即编选对象艺术水平。由此可见，《瑶池新咏》对女性诗歌的接受，虽然详于晚季而略盛始，但其以女性诗为全部审美遴选对象，表明纂选家对待女性诗什态度又一次质的飞跃。

五、唐人编纂诗歌总集选录女性诗什的心态

唐代编纂家编选女性诗之缘由比较复杂,如女性诗人的社会活动状况、其诗歌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女性诗人诗集的整理及传播状况等,均可能影响总集编纂者对女性诗文的接受。然而,就选诗心态而言,据诸选集序、其选录状况以及其评点等,可以窥测唐代总集编纂家编选女性诗什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特点,现概括如下:

第一,对遴选对象艺术成就的肯定,旨在存录符合遴选标准的诗什。如《中兴间气集》评李季兰诗“自鲍昭以下,罕有其伦”、“盖五言之佳境也”、“上比班姬则不足,下比韩英则有余”,可见其对李季兰诗创评价之高,由此推测,高仲武选纂女性诗什之心态,乃其对遴选对象在内容、艺术等方面是否合乎“风雅”、“格律”标准的个性化审视。即高氏所选者,主要是因为其对纂选对象艺术成就的赏识。据《又玄集》所谓“清词丽句”、《才调集》所谓“韵高”、“词丽”等,亦可知韦庄、韦毅选女性诗什心态,即纂选者对遴选对象艺术成就的肯定。如《才调集》因为强调遴选对象之成就,甚至走向偏颇。诗集误录崔莺莺等人诗,即可为侧面例证。

第二,旨在体现其选学观。前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所谓总集“多由论定”的观点,知总集编纂者总是预设某些编选标准,并据此标准选录符合要求者。如《玉台后集》尚“宫体”、采“艳诗”、“名登前集者,今并不录”、“惟庾信、徐陵仕周、陈,即为异代,理不可遗”,《中兴间气集》选诗不拘朝野、不避谣俗,《又玄集》掇其“清词丽句”、采“律者”、除“繁者”,《才调集》所谓“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但贵自乐所好,岂敢垂诸后昆”、“采摭奥妙”,《瑶池新咏》所谓“晋纪道蕴之辨;汉尚文姬之辞”等,以此推测,凡符合选录标准与诗学批评价值观者,纂选家均收录之。唐人选诗心态对选本的影响,据《四库全书总目·才调集提要》云:“彀生于五代文敝之际;故所选取法晚唐,以秾丽宏敞为宗,救粗疏浅弱之习,未为无见……”由此可见,唐代总集编纂家选学观、诗学观与选诗心态之关系。

第三,编纂过程中继承与创新的心态。《玉台后集》虽然以《玉台新咏》续编者自居,然其谓“已载录者,其不具录”等,知是集编纂者之求新求变的心态。然其既

为续编,在某种程度上采用前集既定的选诗观,这自然合乎情理,故其选录女性诗什应当是李康成在选遴范围上的继承。《中兴间气集》受《河岳英灵集》影响,然高仲武提倡“朝野通取”,却实理论上的一次突破。实践上,高氏选李季兰诗,足以印证其确实比《河岳英灵集》选编范围上要稍宽。《又玄集》以《极玄集》续纂者自居,然其强调“更采其玄者”,除去纂选诗歌体裁、纂集卷目、编纂体例等,依其选女性诗,即可见韦庄追求新变的迹象。《才调集》借鉴《又玄集》乃至抄录,^①但由此亦可以管窥韦毅其韦庄纂选效果的肯定,但其列女性诗为一卷,即在《又玄集》基础上之进步。故唐编纂家在对待前人编纂成就时,其继承与创新的心态,亦是女性诗什被遴选的重要因素之一。

六、唐代总集编纂者接受女性诗歌的历程及其诗学意义

据上文所考,从《玉台后集》到《瑶池新咏》,唐代诗文总集编纂者接受女性诗歌的发展线索是比较明晰的。概括起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自有唐建国之《玉台后集》,女性诗人参与诗文活动,见于典籍记载者较多。如《全唐诗》卷七九七录武后官人、开元官人、天宝官人;《全唐诗》卷七九九录杨容华、魏氏、乔氏、七岁女子、林氏等,《全唐诗》卷八〇〇录柳氏、程洛宾、晁采;《全唐诗》卷八〇一录郎大家宋氏等。虽然无论从人数上,还是诗歌数量上,唐代女性诗人远不能和唐代男性文士比肩,但其亦形成一定的影响。如前文引《唐音癸签》卷二七谓“骆宾王、上官婉儿身既见法,仍诏撰其集传后,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诗人如此,诗道安得不昌”,可见,唐代女性诗人创作成就及其影响。

然而,唐代前期编纂的诗总集如《古今类序诗苑》、《续诗苑英华》、《续古今诗集》、《古今诗类聚》、《正声集》、《搜玉集》、《国秀集》、《河岳英灵集》等均未纂选女性诗什,至《玉台后集》,总集编纂家始将目光投向女性诗。不过,亦应当看到,李康成选录女性诗歌原因之一乃其对《玉台新咏》选学观的继承。故止于此际,唐总集编纂家关注女性诗什乃处于不完全自觉状态。高仲武选李季兰诗,显然,其代表唐代总集编纂者开始有意识的关注女性诗歌。以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为标志,可谓唐

① 参见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1996年,第688页。

编纂家接受女性诗歌的第二阶段,表明唐代诗总集编纂家诗学观与选学观的进步。

《又玄集》、《才调集》选女性诗歌,仅以数量与其前选相比,已取得巨大的突破。但韦庄杂录女性诗歌与马戴、雍陶、李涉、许浑、方干以及僧侣等,笼统置其于下卷,如前所论,此表明《又玄集》对女性诗人及其诗什的认识与评价并不甚高。《才调集》卷十专录女性诗歌,很明显,韦毅对女性诗歌的认识比《才调集》迈进一步。与二韦同期,蔡省凤纂《瑶池新咏》,专录女性诗什,表明总集编纂者对女性诗什心态的变化。这三部总集几乎同时产生,表明总集编纂家对女性诗什较大程度的关注与认同,此际可谓唐编纂家接受女性诗歌的第三阶段。

回顾唐总集编纂家接受女性作品之历史,据现有资料,鲜见选录女性文之总集,故唐际编纂家对女性诗接受甚于女性文。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诗歌创作成就,另一方面,也可能取决于唐世纂选家的选学观。仅以纂选女性诗歌观之,唐人的接受过程渐变式的跨越整个有唐历史,这不仅是唐选诗批评家接受女性诗歌的过程,由此也可以看出唐人对女性诗歌审美接受的渐变历程。

唐人编纂诗歌总集存录女性诗什,亦具有极大文献价值。《玉台后集》、《中兴间气集》、《又玄集》、《才调集》等选录女性诗歌并保存女性诗人资料,是宋以后尤其是今人研究唐代女性诗人宝贵的资料。唐编纂家对女性诗人的认识评价,也是今人研究唐代女性诗人及其影响的重要文献。徐俊《瑶池新咏集·前记》据集名以及敦煌本《瑶池新咏集》残存身份说明,考以《又玄集》与《才调集》,推测四人中有三人与道教相关,并认为:“仅就敦煌本残存部分而言,对唐代女诗人尤其是女冠诗人的研究价值,却是不能忽略的。”据此亦可窥见唐人编纂选录女性诗总集之价值。

(作者单位:傅璇琮,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 卢燕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唐代的白话诗派

项 楚

唐代诗歌是我国诗歌艺术的顶峰，出现了李白、杜甫等伟大的诗人，出现了缤纷多彩的诗歌流派，如田园诗派、山水诗派、边塞诗派、游侠诗派、新乐府运动等等，因此一直受到学术界的特别关注和相对充分的研究。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不曾注意到，在唐代百花盛开的诗坛上，还存在着一个游离在主流诗歌之外的白话诗派。并非所有的白话诗都属于白话诗派。这个诗派有着自己的渊源和形成发展的过程，有着共同的艺术和思想传统，并且拥有以王梵志和寒山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诗人。从思想上看，它基本上是一个佛教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与其它诗派不同，它不是文人诗歌内部的一个派别，它与文人诗歌分庭抗礼，共同描绘出唐代诗歌博大宏伟的辉煌全景。

白话诗人王梵志，至今仍是中國文学史上的一个谜。晚唐冯翊子(严子休)《桂苑丛谈·史遗》云：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乃撤其皮，遂见一婴儿，抱胎而出，因收养之。至七岁能语，问曰：“谁人育我？”及问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志)；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义旨，盖菩萨示化也。

这显然是一个神话，不能当作信史看待，只不过为王梵志其人平添了一层恍恍